

意林
·原创系列·
少年版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四季事件簿

温情励志

顾抒 等◎著

棒棒糖天使

恋事花境

顾抒 等〇著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长春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四季事件簿 / 顾抒 等著. -- 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2.1

(中国文学大师纯美阅读书系)

ISBN 978-7-5498-0931-8

I. ①四… II. ①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－小说集－中国－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0514号

四季事件簿 SI JI SHI JIAN BU

作 者	顾 抒 等
出 版 人	孙洪军
主 编	孙洪军 顾 平
责 任 编辑	张 弘 尹成佳 李双双
图 书 统 筹	宋春华
执 行	刘霁爽
封 面 绘 图	宋媛媛
内 文 插 图	瑞凌插画工作室
封 面 设 计	孟 华
美 术 编 辑	张 龙
发 行 总 监	李振红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90千字
印 张	11.25
印 数	1-20000册
版 次	2012年01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0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邮 编	130062
电 话	总编办：0431-86012616 发行科：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cbs.com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0931-8 定 价：18.80元

启 事

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，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文字作者、漫画作者取得联系，在此深表歉意。请各位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，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以及插画作者取样书。
支付稿酬及赠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501室《意林》编辑部（100020）

电话：010-51908602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春分

野百合也有春天

31

谢倩霓



1



立秋

致爱丽丝

101

顾抒

四季事件簿

siji shijian bu

目录

62

林彦

2

夏天的伞

夏至



冬至

越长大越孤单

125

木糖猫



立春

草长莺飞时节

143

谢倩霓





立 秋

致爱丽丝

作者：顾 抒



我主持这个无聊的电台夜间节目已经五年之久，每天都有无数睡不着的听众打电话进来，毫无保留地对我诉说他们心底最为隐秘的故事。但在现实中，我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，一个亲密的朋友也没有，与家人冷战也已经好些日子了。

人们的故事令我感到乏味，房产、男女、日常生活琐事，林林总总。大部分时候，我仅仅是以“哦、噢、嗯”回答，但听众并不在意，他们并不寻求安慰，仅仅是需要电波另一头有一个愿意听他们倾诉的陌生人。

而我的乐趣，基本在于根据电波想象对面那个人的样子，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戴着拖到地面的银灰色假发还是一粒粒幼小的花骨朵似的彩色耳钉。

最有趣之处，莫过于我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们。

她打进电话是在一个漆黑的雨夜。

漆黑的雨夜里，电话总是平常日子的一倍。因为那些寂寞的人不得不待在家里，窗户上不断垂下的雨线就像止不住的眼泪，而他们就要抵抗不住冰冷黑夜的侵袭，将心里的秘密向我和盘托出。

她说话的声音非常轻，如同春天原野上一株隐没在草丛中悄悄绽放的紫罗兰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却觉得，那声音简直充满了我的整个耳鼓，整个播音室，乃至整个电台。

“你觉得，一个人什么时候，最容易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？”没想到，女子突然向我发问。

“呃……让我想想，”我一只手下意识地按紧耳机，“小时候？”

“我想，是做梦的时候。”

“做梦的时候？”我机械地重复道。有很多年，没有人和我谈论做梦这回事了。

“是的，那梦境太过美丽，你不仅注意不到危险，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记了一——”

她的声音不疾不徐，像是自一卷磁带上“沙沙”地播出。

“故事开始的时候，我刚满十六岁，在某校念高中。”

十六岁的我，是一个平凡、平淡、平庸的女孩子，平凡得出奇。

在我长大的十年间，有许多东西从无到有，乃至过剩，也有许多东西从有到无。也许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，然而这十年，一切又大大地加速了。

身处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，读书不出色本身就是一项弥天大罪，何况我既不会弹钢琴，也不能用英语流利地演讲，就更加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了。

父母早就放弃了对我的希望，我的失败让他们在外人面前丢尽了脸。不，他们没有虐待我，照样管我一日三餐，吃饱穿暖，这就更让我抬不起头来。

学校的生活对我来说，也像是车窗外的风景，总有一种隔雾观花般的漠然，我早就厌倦了从老师的只言片语中获取温暖

和希望。

在同龄人之中，我显得分外瘦削、刻板，不起眼，校服领子从不敞开，也不会像班上的女生，把裙边别到膝盖以上。有时候一整天，我都说不出一句话。

放学后，我总是独自在教学楼背后的台阶上坐着发呆，一直到天黑。

晚上，则写作业到深夜，然后躲进被子，在黑暗中睁着眼睛，一天就结束了。

我常常强烈地感到，自己也是这从无到有，又从有到无中的一分子。

这样的我，根本看不到任何未来，什么形式的未来都没有。

我也有朋友，但交往止于借还上课笔记，大概他们也觉得我很无趣吧。

所以，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全班都轰动了。

那是一个周五的放学时间，班里喧闹异常，大家都在讨论去哪里玩。但对我这种人来说，周末的到来无非意味着补习或是在家发呆。我慢吞吞地收拾着书包，把笔一支支丢进笔袋。

“哇！”一个靠窗坐的男生忽然发出一声惊叹，以他那难听的豆沙喉咙扯直嗓子叫道，“大熊！大熊！诸位，熊出没，注意！”

所有人都骚动起来，我也抬起头。

一只巨大的泰迪熊如幽灵般从教室靠走廊那边的窗户上升起，紧贴着窗户玻璃移动着，仿佛在朝里窥视。

我隔着全教室攒动的人头，盯住了它两只棕色的玻璃珠般的眼睛。

仿佛总有一层白色的薄膜隔在“我”和同学之间，和那些热闹的事件之间。

有人打开了窗户，把大熊拖了进来。而之前在窗外托着大熊的同学满脸兴奋地从门口跑进来，嚷道：“快递来的，你们猜猜是谁送给谁的？”

大家一下子安静了，屏息等待。

但这些事情总没有意外，张三送给李四，以前也有过很多次，银色锡纸包裹的巧克力，绣着某人英文名的毛线手套，甚至一包当季的新鲜草莓，这些都和我没关系。

不过，这只熊，比之前的那些礼物都更大，也更引人注目。

“For Alice（致爱丽丝）……沉默的Alice。”那个把熊带回班上的女生夸张地念着，“沉默的，Alice？”

泰迪熊棕色的身体上，挂着纸带，写着这样一句话。

大家又议论纷纷起来，当那女生读出“Alice”的时候，我的心“咚”地一跳，但并没有确切地意识到她口中的Alice会是谁。

是的，我的英文名是Alice，老师上课时随意起的。我一点也不喜欢叫Alice，我配不上这个名字，不可能遇见揣着怀表的兔子先生，或是变大变小去到全是门的大厅。

我的世界一扇门都没有。

但那个女生正朝我走来，满面疑惑。

“Alice？”她问道，“是谁？是你吗？”

我从未有过这样被全班同学集体注视的体验，本能地低下头，身体向后缩去，双手交握在校服裙的褶皱上，几乎要吐出一个“不”字。



四季事件簿

si ji shi jian bu

“我们班就一个叫Alice的。”有人说，“应该是她吧。”

我不敢应声，我生怕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漂亮女生跳出来说“不，Alice是我的网名”，那我将会在一瞬间沦为所有人的笑柄，万劫不复。

但这件事没有发生，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前来认领，戴宽边发卡的女生，穿蕾丝短袜的女生，胸口别着水钻桃心的女生，小指套着蓝宝尾戒的女生，所有和我不是一类的高高在上的女生，一个也没来认领。

只是有人窃窃私语，仿佛在说，为什么是她，谁会送礼物给她。

于是那只巨大的泰迪熊，被塞在了我的手中。

我环抱着它，觉得喘不过气来，同时感到一阵又一阵强有力的心跳，“咚——咚”，像打鼓一样，仿佛手中的熊忽然有了生命。

For Alice……沉默的Alice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，我甚至没有地方去放那只熊。

爸妈照例回来得很晚。

妈妈注意到熊，问我：“谁送的？”

“同学寄放在我这儿的。”我撒了谎，脸红了，但灯光下，妈妈没有注意到。

“男生还是女生？”

“女生。”我小声说。

“有时间忙这些，不如把心思放在功课上。”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。

爸爸甚至没有问我什么，看得出来他很疲劳。

这一晚，我听音乐入睡的时候，总觉得有一个人站在黑暗处，凝视着我。

第二天上学，我走神了，自行车冲到了人行道上才发现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“你疯了，”我摸着自己擦破的膝盖，“不可能有人送你礼物，一定是搞错了。礼物是给另一个Alice的。”

尽管如此，我的心里还是升起一簇隐隐约约的、燃烧不足的小火焰，而就连这一点儿期待，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。

然而，整整一周如流水一般过去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我掐灭了希望，又如气泡陷入泥沼一般陷入了往日的生活，黑白底片一样的十六岁，一个人。

周一。一只鸽子飞进了教室，男生们妄图捉住它，以失败告终。

周二。我收到一封信，信封是牛皮纸的，很大，但只是广告。

周三。学校开始拆旧房子，为了扩建。我觉得旧房子很漂亮，冬季，灰色的瓦上积了皑皑白雪，抵得上一百间新教室。

周四。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

周五。周五。周五。

中午，我从食堂回到教室，慢慢蹭进门，忽然感到班上三三两两吃零食或是正在八卦的女生陡然安静了下来，有些人假装不看我，眼角的余光却落在我的身上。

我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伸手进抽屉去拿纸巾，却触到一个盒子，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猛地缩回了手，看了看周围。

他们连忙掉转视线。



我再次伸手，把那只不算特别大的盒子取了出来，捧在怀里，匆匆跑出教室，一口气跑到操场边那片小树林里，靠在一棵银杏树上，扇形的金叶子铺天盖地，被风卷了起来。

这时，我才敢仔细端详手中的盒子。

它是暗哑的黑色，手感柔软细腻，中间一个银搭扣，十分简洁。

我指尖发抖，轻轻开启搭扣。只听“嗒”的一声，盒子打开了。

并没有跳出一只怪物，或是炸得我满脸黑灰——盒子里垫着厚厚的一层黑色丝绒，上面卧着一条细细的银链，吊着一只小巧的挂表。

我用拇指和食指拈起它，好像拈起下午茶碟子里的一块点心。“啪”，它在我手中弹开了，好像一朵玫瑰刹那间绽放了似的，阳光穿透了凸起的玻璃表壳，照亮了整点上的罗马数字，我的眼睛无法承受那样的晶光灿烂，自然而然地闭上了。

我呆住了。

对于从小就极少从他人手中得到礼物的我来说，这样一件礼物，哪怕是地摊货，也已经远远超越了我对礼物的可怜的一丁点儿理解。

这时，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伸手揭开垫在盒子里的丝绒。

果然，盒底插着一张小卡片，上面还是那句话——

“For Alice……沉默的Alice。”

这时，我做了一件以前的我绝对不可能去做的事。

我蹲下身，把盒子放在地上，用双手取出那只挂表，把它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

上课铃声刺耳地响起，打破了林子里薄雾般的静谧，我明

知应该马上离开这里，回到教室，却像是被什么深深吸引住了一样，跪在那里，不断地用手摩挲着颈部垂下的表链，不能挪动分毫。

我把那只表挂在身上，回家就藏到抽屉深处，生怕弄丢了，真正的Alice来索要的时候无法偿还。

在内心深处，某种程度上，我确实在隐隐地期待着。

“你好，陌生人。”每天早晨醒来，我都对看不见的那个人说，“你是谁？你在哪里？”

老师找我谈话，说我的性格似乎比以前活泼了一点儿：“这是好事，你应该常常这样笑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一向僵硬的嘴角竟然牵出一丝笑容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

大约又是两周的沉寂之后，第三件礼物如期而至，一只扁平的包裹。

我非常小心谨慎，没有在班上拆开。大家看见大泰迪熊已经那么兴奋，如果是一件更夺目的东西，不知道别人作何感想。

送礼物给Alice的那个人不像我，那人行事如此随意，似乎是不怎么在意别人眼光的。

晚上，在灯光下，我用一把美工刀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。

出乎意料，这次的礼物既不显眼，也谈不上贵重。

那是一本黑色缎面的相册。

我的心狂跳不止，翻开第一页，却几乎将手中的美工刀落在了身上——

里面不是别人的，全部都是我的照片。

我捂住嘴，手指如痉挛般一页页翻过去，有我早晨骑车的



照片，中午吃饭的照片，傍晚回家的照片，甚至我坐在教学楼背后的台阶上发呆的照片，每一个侧面，每一个瞬间。

我的生活向来如一潭死水，从未遇到过这种刺激，更从未受到过别人如此程度的关注，不，甚至连百分之一都没有。

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反应究竟该是惊奇、恐惧，还是喜悦。

但稍后的一张被放大的照片已经告诉了我。

那是我跪在学校的小树林里，在金黄的银杏叶包围之中，握着胸口那只表。

照片上，我的嘴角带着微笑，面孔笼罩在一层暖融融的光里，心醉神迷。

我不知道自己也可以这样，那表情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好看的。

我的手指渐渐放松，翻到最后一页。

黑色的相册底页，赫然烫着金色的大字——

“For Alice……沉默的Alice。”

这一次，我终于肯定，没有另一个Alice。

我就是唯一的Alice，沉默的Alice。

然而，接下来的两周，没有任何消息。

我感到不安。

又等待了两周，依然如此。

我开始每天都去校门口查看，询问有没有我的信件或快递，无论上学放学，都近乎神经质地四处张望是否有人在跟踪我，偷拍我的照片。随着时间的递推，这种查看的频率如鼓点般愈来愈快，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天几次，甚至每节课下课都去，

我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。

我终于感到了恐惧，并非来自他人，而是自己对这件事的依赖。

你，陌生人，是出了什么意外吗？还是本来就是一种无聊的游戏？

在连续一个月的魂不守舍之后，我想，我应该找到那个人，揭出谜底，把之前收到的礼物悉数归还，结束这种莫名的煎熬。

也了结我的希望。

虽如此，要找到礼物的送出者，几乎没有任何头绪可寻，对方像是刻意让我找不到他似的，掐断了所有的线索。

我查看了泰迪熊的标签，询问了几家玩具店，又给钟表公司打了几次电话，一无所获之际，却在又一次翻看那本相册时，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重要发现。

当我将照片从相袋里抽出，一一仔细端详时，发现在放学回家经过街头的一张上，旁边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个人手持相机模糊的倒影。因为构图中心是自己的背影，第一次没能注意到。

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，我来不及换鞋，匆匆穿着拖鞋就跑去附近一家小冲印社，请他们把照片放大，加急件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放大的照片递到我的手里。

玻璃橱窗上的倒影依然那么模糊，一团光影中除却基本轮廓，连五官也看不清。

“还能再清楚一些吗？”我失望地问道。

“抱歉，我们家机器就这样了，或者你试试去原来冲这张照片的店。”店主说。

“原来冲这张照片的店？”

“是啊，”他说了一个名字，“你原来不是在他们家冲的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十分惊讶。

“他们家的商标啊。”店主说道，“在机器下才能看出来。”

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正要回家，店主又补了一句：“你朋友拍得不错。”

我的，朋友？

第二天，我去到那家冲印社。他们说，冲洗照片的人没有亲自来店里，照片传送、付费，一切都在网络上完成，快捷而隐秘，冲好的照片寄到如下地址。

“看，我就是照片里的人，”连讲话都会脸红的我竟然流利地撒着谎，“我和父母去外地时，朋友搬了家，现在我得去找他。”

那个地址是完全陌生的，湖滨路18号。

我，离你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危险。

站在湖滨路18号的门前，我问自己，要不要后退。

还来得及，回到之前一潭死水却安全可靠的生活里。

这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尽管送我礼物的那个人还在暗处，他却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的生活——我竟站在一扇完全陌生的门前。

欢迎来到爱丽丝的世界。

我伸手轻轻敲门。

很久都没有回答，我环顾四周，空荡荡的楼道有点阴暗，